



不完的周王侯

(二)

编 者 的 话

遵照毛主席关于“用讲村史，家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的教导，我们编辑出版了《还不完的阎王债》这本农民家史。目的是使同志们，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加强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从而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更加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还不完的阎王债》一书包括五篇贫苦农民的家史。它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通过高利贷、苛捐杂税等形式，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书中《还不完的阎王债》和《十五串钱的仇和恨》两篇家史，有力地控诉了地主阶级用血腥的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的罪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还不完的阎王债》在无情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同时，也歌颂和记述了那些不愿作奴隶的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书中《长工十六年》这篇家史，反映了长工们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情景。

《还不完的阎王债》还深刻地批判了孔老二称颂的所谓

“仁”“德”，揭露它的阶级本质就是吃人。通过这本斑斑血泪的农民家史，使我们认识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们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仍存在变修的危险，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每日每时地产生着。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旧中国那阴云密布，群魔乱舞的苦难岁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

目 录

- 还不完的阎王债..... (1)
- 长工十六年..... (17)
- 十五串钱的仇和恨..... (32)
- 杀人不见血的苛捐杂税..... (45)
- 三分宅基地的血泪仇..... (52)

还不完的阎王债

“穷人头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穷人面前路三条：讨饭、扛活、坐监牢。”这是旧社会流传在伏牛山区的一首民谣。栾川县城关公社永红大队贫农社员张秀英同志，在旧社会她一家为了还地主常金太一块核桃饼的阎王账，秀英的爹在地主家当了十七年的牛马，付出了四条人命，卖掉了三口人，结果还是没有还清这一块核桃饼的阎王账。张秀英同志的斑斑血泪家史就是伏牛山区这首民谣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林彪一类鼓吹的“克己复礼”的有力揭露和批判。

讨 饭

张秀英同志，老家住在荥阳汜水。解放前，地没一分，椽没一根。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地主恶霸的重租、高利贷剥削，逼得一家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先辈们只好离乡背井，担担挑挑，逃到栾川雷湾村寨壕沟落脚谋生。

“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财主一样狠。”尽管在这深山野沟里，一家人照样逃脱不了地主老财敲骨吸髓的剥削。张

秀英的父亲张天祥是一个壮实的庄稼汉，一年到头，起早摸黑，开荒种地，伐木烧炭，所得的除了交租还债，一家人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挣扎在死亡线上。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穷人逃到哪里也没有活路啊！

一九二八年，栾川一带遭旱灾。夏粮绝收，秋又种不上，地主老财趁火打劫，哄抬粮价，小麦由每块银元三斗，飞涨到每块银元三升。穷人们饿死的饿死，逃走的逃走。

这年冬季的一天，秀英家已是连续三天揭不开锅了，饿急了的七十多岁的老奶奶，躺在麦秸窝里嚼谷糠、啃套子充饥。为了让老人能喝口稀汤，妈妈只好领着六岁的秀英，冒着漫天风雪出门讨饭。

要饭难，灾荒年头要饭更难。穷人家没有，富人家不给。眼看过午了，篮子还是空空的。娘俩一脚深，一脚浅地奔波在茫茫的雪地上。寒风凛冽，灰暗的天空飘着鹅毛大雪。秀英这个还不太懂事的孩子，怎忍受得了这饥饿和寒冷的摧残。她拉着妈妈的衣襟，一次又一次地哭喊着：妈，我饿。当娘的看着自己的孩子冻饿成这个样子，真是又心疼又着急，只好安慰秀英说：“孩子，不哭，等会儿要来东西，妈让你先吃。”秀英听了妈妈的话，以为真的能要来东西了，仰起了她那冻得红肿的小脸，天真地说：“妈，要来一个馍，我只吃一丁点，剩下的都给奶奶捎回去。”女儿的话象针一样刺痛了妈妈的心。

娘俩跌跌撞撞地翻过了九道湾的大山，来到了大地主李起凤的大门楼前。黑漆大门敞开着，象一只张着嘴巴的怪

兽。门旁立着两只龇牙咧嘴的石狮子。娘俩刚站稳脚跟，只听“唵”地一声，从大门里窜出了三条恶狗，“汪汪”地狂吠着向他们扑来。妈妈弯腰护女儿，被一只大黑狗趁势扑倒在地。三条恶狗像饿狼一样在妈妈身上嘶咬着。妈妈补丁摺补丁的单衣被狗撕成了条条，脊梁被抓得道道血痕，腿上被咬的窟窿流下来的鲜血，浸透了鞋子，染红了地上的白雪……。妈妈艰难地站起来，拾了一块砖头，向恶狗狠狠地砸去。

天快黑了。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娘俩一天没吃上一口饭，没要来一点东西。秀英一步也走不动了。妈妈只得忍着疼痛，挎着空篮子背着女儿，在回家的山路上挣扎着。山陡路滑，妈妈一个趔趄跌倒在雪窝里，又艰难地爬起来，还要挣扎着背女儿，懂事的秀英拉着妈妈的手说：“妈，我不叫你背，我跟你走。”

娘俩就这样同风雪搏斗到深夜才回到了家。

躺在麦秸窝里的老奶奶，听到儿媳回来的声音，伸出了干瘦的手，少气无力地说：“秀英她妈，要回东西了没有？”

秀英听了奶奶的话，抱着妈妈的腿放声痛哭起来。

秀英爹点着松明子一看，妻子浑身上下都结成了冰凌，被狗扯破的单裤血肉模糊地冻贴在伤口上，撕拽不下来。妈妈和衣躺下，全身颤抖。好大一会儿，她才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呻吟着对丈夫说：“秀英她爹，就是饿死，咱再也不去要饭了。”

借 债

不去要饭，又有什么办法养家糊口呢？秀英爹一夜没有合眼，想来想去，只有向雷湾村大地主常金太借粮这一条路了。

天刚蒙蒙亮，秀英爹就带着口袋走进了常金太的深宅大院里，站在房檐下等。一直等到快正午了，常金太才起床洗刷，过足了大烟瘾，趿拉着鞋走出屋来。“天祥，这么早寻我有啥事？”他伸了伸懒腰，斜了斜三角眼，慢条斯理地问。“掌柜的，家里揭不开锅了，想找你借点粮食。”常金太歪着脑袋，朝秀英她爹看了一眼，心里拨拉起了小算盘：这个庄稼汉，喂牛放羊，种地盖房，摇搂撒种，放碾扬场，都是好样的。我的长工棚里要添上这么一个人，就能一个顶俩。狠毒的常金太心里盘算着，嘴上却假惺惺地说：“粮食？难呀！这年头，也没有多余的。”

秀英她爹见常金太装穷叫苦，头上象泼了一瓢冷水，转身就走。常金太哪肯放过，急忙叫住了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人以仁爱为本，俺家祖辈，乐善好施，我岂能见死不救，来来来，我不忍心看你空手回去。”接着就让管账的拿出来一块核桃饼，言明作价两串铜元。秀英爹一看，是一块连壳带仁榨在一起，用来上大烟地的肥料饼，已经发霉变绿了。

不要吧，风烛残年的老娘，被恶狗咬伤的妻子，啼饥号

寒的儿女们都在眼巴巴地等待着自己呀！除了这，别的又有什么办法呢？

张天祥咬了咬牙，使劲地咽了口唾沫，用颤抖的手接过了这一块十几斤重的核桃饼。谁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从此自己就背上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阎王债。

在弥漫的风雪中，秀英爹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家，核桃饼虽说不是粮食，但是在那米面贵如金的饥荒年月，这块核桃饼也使得这奄奄待毙的一家人喜出望外。急急忙忙掰了一块下了锅。谁知道舀出来一尝，又涩又硌牙，汤苦得难以下咽。大家只得围着剩下的饼，一块一块掰着吃。

这天，张天祥拿了一小块核桃饼当干粮，到南山背木料，打算用脚力钱还饼账。秀英妈忍着疼痛领着儿女们上山拾柴搂树叶。二哥小印陪着不能动弹的奶奶留在家里。

天快晌午了，奶奶喊着肚饥。小印忙爬起来掰了块饼递给奶奶。老人家没有牙齿，“咕咚”着往下咽。饼渣里的核桃皮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脸涨得发紫，站在身旁的小印，急得团团转，没有办法，眼看着奶奶被活活噎死了。

抵 债

正当全家人围着老奶奶的尸体痛哭不止的时候，常金太登门逼债来了。

“天祥，听说你扛木料挣下了钱，核桃饼的账该还了吧？”狗地主歪着脑袋，捂着鼻子阴阳怪气地问。

秀英爹指着老娘的尸体愤愤地说：“你没看看，我娘被核桃饼噎死了，停丧在地，眼下没钱还。”

“这好商量！”常金太老虎脖子挂念珠——假装慈悲地叹了口气说：“唉！天生的苦命人呀！我面善心软，岂能逼你脚底生金？缓一缓，等明年还我五升麦吧！”没容秀英她爹回话，他就和管账的匆忙滚蛋了。

第二年又是一个灾荒年。秀英一家的日子更难过了。榆树皮、茅草根、石头面成了家常便饭。秀英的弟弟毛旦活活被饿死了。爹娘忍疼以三块银元卖掉了秀英的二哥小印。买主交了钱，拉着小印就要走。小印抱着妈妈的腿死活不去，哭着说：“妈呀！爹呀！我不去，饿死，咱们死也死在一块……。”妈妈早泣不成声了，只说了声：“孩子，逃条活命吧！”小印哭着、喊着被人贩子拉走了。不久，又卖掉秀英的三哥长印，换了一斗粮食度命。

“荒年发家”，是地主阶级发富生财之道。庄稼颗粒未收，常金太立逼张天祥还债，张天祥一家断炊绝粮，哪有粮食还账？常金太高兴得三角眼都眯成了一条缝，他假惺惺地对张天祥说：“要是真没法子，就到我家扛活吧！既省了你家里一张嘴，又能还清债，一举两得。”

秀英爹一心想早点清账，不再受地主的气，就答应了。

谁知道一到常家，就象进了阎王殿，一年四季，披寒霜，顶烈日，送粪、下种、锄草、收割，常常是鸡叫头遍就

起床，月上树梢才下工。夏天种地，冬天盖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活计都安排得满当当的。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满口“仁义道德”的常金太张着血盆大口，吸干了长工的血汗。却填满了他的金库、粮仓。

就这样，张天祥给常金太干了一年活。这年除夕晚上，他找着常金太说：“干了一年活，饼账总该还清了吧！我该走了。”“还清了？你胡说。”常金太冷笑了两声。“我咋胡说？拚死拚活地给你干了一年，难道不值一块核桃饼？”秀英爹理直气壮地问。“说你胡说，就是胡说。”常金太“啪”地拍了一下桌子，他那三角眼里露出了毒蛇般的凶光，狼嚎似地说：“我那核桃饼不是公的，是母的，离还清账还差得远哩！”

秀英爹气得脸色发紫，脖子上的青筋突得老高，他指着常金太说：“你不讲理，想讹人！”

“理，我这就是理。不服气你告吧！告到哪儿，我都陪着。”常金太不由分说，让狗腿子把张天祥推出门外，自己和三房四妾，灯红酒绿地过除夕了。

常家的黑漆大门紧紧地关上了。张天祥看着那一对写着“仁德堂”的大纱灯，他怒火满胸膛，指着常家的大门骂道：“你们这伙狗强盗，‘仁’在哪里？‘德’在哪里？不杀穷人不富，这才是你们的理。”他越想越气，拾了一块半截砖狠狠地向大门砸去。

告，上哪儿告啊！“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常金太是栾川一带地主恶霸的头头，区长、镇长、保长都是

他的家族亲戚。胞弟常明太是伪区署里的实权人物。枪杆子、印把子都掌在这一伙强盗的手里，哪有穷人说理的地方？

在那豺狼当道的旧社会，这笔阎王账，地主说没还清，就成了“真理”。为了还清这笔阎王账，第二年，张天祥只好压着满腔怒火，继续给常家干活。

这一年，除了张天祥干活的工钱，还把大儿子小金披星戴月上山砍木料，割茅草挣来的三块银元、十二串铜元和一千六百斤茅草，年底都交给了常家，让他清账。

“清账？还差得远哩！”常金太一边吸大烟，头也不抬地重复着那句口头禅。

“怎么？还不够？你把账都拿出来算算！”秀英爹气愤地说。

“不用我算，你都没算算。你这二年在我家吃饭的钱就不算账啦？清账，你一个人不行，叫你大儿子也来吧！”

听了这话，张天祥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他想：“常金太你这把‘铁’算盘，可真狠呀！吞掉了我整整二年的劳动，又吞掉了小金割茅草挣来的三块银元，十二串铜元和一千六百斤茅草，这还不算拉倒，你又打起了我儿子的主意，不行。”于是就气愤地说：“欠债，我一人顶，孩子不能来。”说完转身走了。

过罢年，常金太借口说盖牲口圈，草不够用。狗腿子逼小金再给他割些草。这天，小金割了一担草交到了常家。刚要走，常金太叫住了小金，说是要留他帮忙盖房子。

小金问：“谁叫我来的？”

“我叫你来的。”常金太两眼瞪着小金。

“你叫我，不来！”小金腰一硬，不屑理睬地说。

“怎么？想造反呀！”常金太强振精神外强中干地说。

“为了一块核桃饼的账，俺爹把身子都卖给你了。现在又叫我来为你卖命，办不到！”小金握着扁担，瞪着双眼，和凶相毕露的常金太吵了起来。

“来了就别想走！”常金太看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他眨了眨三角眼收起了满脸的凶相，皮笑肉不笑地拍了拍小金的肩膀说：“憨子，父债子还，古之常理。你爹欠账还不清，出不了我常家门。我替你家着想，叫你也来，早清了账，早放你爷俩回去。再租给你们二亩地种，往后……。”他一边说着，一边向狗腿子使眼色。狗腿子连推带拉，把小金拥进了长工棚。秀英的大哥就这样被拖进了挂着“仁义道德”招牌的虎狼窝。

血 债

栾川一带，一个荒年接着一个荒年，这日月，穷苦人家被迫卖儿卖女，地主老财却借机大发横财。他们疯狂地搜刮和压榨贫苦农民的血汗，逼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贪婪无度的剥削阶级就是这样在累累白骨上营造起他那荒淫无耻的庄园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栾川一带穷人走投无路，

就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进行抗粮抗捐，农民暴动的革命风暴，吓得地主老财们惶惶不安。常金太为了保存他那份剥削得来的财产和他的狗命，就强迫长工、佃户给他修山寨。

一天，下着濛濛细雨。小金和乡亲们被监押着往寨上送木料。山高路险，大伙踏着一脚宽的小路，肩上扛着沉重的木料，向上攀爬。翻过一座山，眼前又是一条二十多丈宽的断山壕。两面峭壁间架有一座小木桥。小金一手扶着肩上的木料，一手拉着桥头石岩上的小树枝，刚踏上小桥，由于肚饿，两眼直冒金星，额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狗腿子见小金迟疑，举起鞭子劈头盖脑地朝小金打来。小金身子一歪，“咔嚓”一声，手拉的树枝断了，连人带木料滚下了深沟。

小金被挂在一棵树杈上，幸免一死，但木料砸断了他的双腿，遍体鳞伤，已不省人事了。

大伙把小金从树杈上抬了下来，送回家里。这真是晴天一声霹雳响！爹爹老了，兄弟们小的小，卖的卖。小金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啊！大家正围着痛哭，脸色苍白的小金微微睁开了眼睛，拉着妈妈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妈，快……快点叫俺爹回来，叫我再看……一眼！”

妈妈急忙让已经卖掉又跑回来看爹娘的二儿子小印，到常家叫他爹回来。

常金太正在客厅里打麻将，听张天祥说要回去看看小金，他头也不抬地说：“跌了点小伤，有啥了不起。是想回家干活吧？不行！”

秀英爹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了。他擦了擦腮边的泪

水，怒视着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常金太说：

“我们人虽穷，可也是一条命。孩子是给你干活摔伤的……。”

“给我干活怎么着？”常金太把手里的麻将一摔，“唵”地站了起来：“你干活为抵债，我管吃管喝，还能管你们的命，摔死活该。”

“走！不叫走也得走！”愤怒的张天祥说罢，拉着小印，毅然地离开了常家。

小金由于内脏和两腿受伤过重，又加上饥寒交迫，无力求医，病已危在旦夕。在一个凄风苦雨的黄昏，一家人围着小金，小金断断续续地对爹妈说：“我是被常家的那笔阎王账逼成这样的……我不行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小金就这样带着对地主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离开了那万恶的旧社会。正当秀英一家围着小金痛哭欲绝的时候，常家“仁德堂”里却传出了常金太魔鬼般的狞笑声，这真是“仁德”下面白骨累，“仁德”二字凝血泪啊！

逼 债

秀英爹刚用破席卷了儿子的尸体，常金太就来催他上工了。秀英爹气得浑身打颤，指着常金太说：“为了你这块核桃饼的账，孩子的命都搭进去了，还是还不清，我不去了。”常金太贼眼一翻，恶狠狠地说：“不去也行，那就连本带利

一次还清！”“我没啥还。”秀英爹直截了当地说。“儿子死了卖媳妇。”常金太指着泣不成声的小金媳妇说。秀英妈一听这话，怒从心起，骂了一句：“姓常的你不会好死。”抓起半截砖就要砸常金太这个狗地主，常金太一见来势不妙，灰溜溜地走了。

贪得无厌的常金太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又在十六岁的秀英身上打主意：准备把秀英说给自己的叔父常乐天做小老婆。常乐天弄了不少大烟土给常金太，算作秀英的身价。

这一天，秀英妈和秀英在家里纺线。常金太一进门就满脸堆笑，油腔滑调地说：“二嫂子，你欠我那笔账，菜不菜，有篮在。年载也不少了。你还不了全部账先还一部分。剩下的就算拉倒，这总算对得起你们了吧！”常金太一边说着，一边眯起了三角眼，贼不溜地瞅着秀英。

秀英妈一见常金太来了，就知道他不怀好心，没好气地说：“还是没钱还，你想怎么着？”“没钱？这好办。给闺女寻个婆家。”“俺闺女有婆家了。”“知道。是双台村王家，穷得丁当响，啥过头！再寻个好家，虽说是偏房，可……”秀英早就听不下去了。没等他说完，把头发辫一甩，骂着说：“咋不叫你姑姑去给人家当二房呢！”常金太气急败坏地说：“不识抬举的贱货。咱们走着瞧！”

当天晚上，常金太叫常乐天带着一帮子狗腿来抢秀英了。

秀英的妈妈知道白天的事情不算完，早有防备。一听见狗咬，就让秀英跑到房后的山上躲了起来。常乐天扑了个空，恼羞成怒，屋里屋外搜了一阵子，没有找到。把秀英妈

吊打了一顿，骂骂咧咧地走了。

爹娘连夜把秀英送到婆家。常乐天抢秀英的毒计终于没有得逞。常金太贼心不死，就串通堂弟、伪保长常闰太，抓秀英的弟弟金堂的壮丁。他们无理逮人，秀英爹上前讲理，被狗腿子们用枪托毒打一顿，秀英的妈妈也被推倒在地上。狗腿子们用枪逼着金堂去“师管区”。金堂不走，他们就把他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用绳子捆住脚在地上拉了好远，衣服挂破了，血肉模糊。金堂被拉去当壮丁，经历了说不清的苦难，直到解放以后才回来。

痛 斥

因为还这块核桃饼的阎王账，秀英爹在常金太家干了十七年的活，吃尽常金太“仁义”的苦头，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积劳成疾，终于含恨死去。

因为还一块核桃饼的阎王账，张秀英一家人，卖的卖，死的死，抓走的抓走。常金太还经常不断地派狗腿子去抢粮拿物。哪一次派零活、零工都少不了秀英这一家。年复一年，年年如此。这笔阎王债到底啥时候才算还清；无偿的劳动什么时候才算到头。秀英妈越想越气愤，抓起了自己纺线挣来的四串铜元，一口气走到了常家，她要常金太算算，到底还欠多少。

常金太冷笑几声，让管账的拿算盘乒乒了一阵，装模作样



地用烟杆子指着账本说：

“我这账是驴打滚。一季一翻身，本上生息，息并入本，本又生息。你家借的那块核桃饼，十七年来，除了扣下做活的工钱和送来的粮钱以外，还净欠钱折麦两石二斗三。”

“姓常的，你真狠毒。”秀英妈怒指常金太，胸中燃起了满腔怒火，抓住手里的四串铜元，“喇”的一声摔在账桌上。飞落在砚台里的铜元溅起了墨汁，落在账本上，迸在常金太的狗脸上。秀英妈的英勇行动吓得常金太目瞪口呆，软瘫在太师椅上，象一堆烂泥。

常金太口口声声“仁爱之心”、“乐善好施”。而张秀英的亲人却一个一个倒在这把“仁政”的屠刀之下，血淋淋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地主阶级的“仁义道德”就是杀人之理，吃人之道。

翻 身

“春雷震塌了阎王殿，红日高照伏牛山。”一九四七年栾川解放了。罪大恶极的常金太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张秀英一家彻底翻了身。

在公审常金太的大会上，张秀英一家和贫下中农一起向常金太这个罪大恶极的吸血鬼清算了这笔“账”，张秀英一家为了这一块核桃饼，共付出四十石粮食、四条人命，卖掉了三口人。

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旧社会里，普天下被压迫人民都有一笔血泪账。张秀英一家的悲惨遭遇，正是这千万笔血泪账的缩影。不容争辩的事实，批判了刘少奇鼓吹的“剥削有功”的无耻谰言，同时，也戳穿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本质。

解放以后，张秀英和她的弟妹们都彻底翻了身。现在张秀英是生产队的队委委员。她的大儿子是人民解放军的干部，儿媳妇在商业部门工作。家里盖起了新瓦房。全家人在毛主席阳光雨露滋润下斗志昂扬地战斗着，无限幸福的生活着。

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张秀英经常向青年一代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她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旧社会，俺娘生俺兄妹七个，死的死，卖的卖，那一笔阎王债始终还不清，地主说俺命该如此。现在我也有七个儿女，个个都是在蜜罐子里泡大的。不是俺的命变好了，而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工人、贫下中农掌了权，对剥削阶级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咱贫下中农的日子才芝麻开花节节高。林彪一伙效法孔孟之道，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咱贫下中农再背上地主的阎王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种历史的倒退，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永远记住这笔阎王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发展大好形势。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栾川县文化馆伊峰整理）

长工十六年

西峡县军马河公社老红军 郭振富

七十年来，我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提起旧社会，我的心就象大海一样波浪翻腾。旧社会，我家祖孙三代人踏遍伏牛千里山，也没找到一条活路，却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直到我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才算彻底翻了身。

寻活路离乡背井

爷爷是个庄稼汉，由于地主的残酷剥削，生活没有办法，在老界岭根的二道庵住不下去了，只好挑起装不满一担两筐的所有家当，领着全家七口人逃荒要饭，来到了军马河。天下乌鸦一般黑，军马河同样是富人的天下，穷人的地狱。打零工累死累活，仍然养活不了老少七口，一家人个个面黄肌瘦，眼看就要饿死了。

一天，爷爷从外面回来，把我三爹从奶奶怀里拉到身边，看了又看，瞅了又瞅，象有什么话，欲说又止。奶奶不

知咋回事，盯着爷爷的脸，再三催问。爷爷两眼含泪，哽咽地说：“打零工养活不了一家，要饭又要不来，眼看一家人就要饿死了，咱就租点地种吧！”奶奶说：“你这不是说疯话吗？到哪弄钱给人家交押金呀！”爷爷憋了半天才十分伤心地说：“把咱娃卖一个吧！”奶奶一听，好象刀割心头肉，忙从爷爷手里把我三爹夺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好象真的已把三爹卖了似的。哭着说：“租地卖儿子，说啥也不中！”

不卖孩子，租地又没有钱，一家人总不能硬等着饿死呀！爷爷无奈狠了狠心，瞒着奶奶七串钱把我三爹卖了。那天人家来领人，奶奶痛哭欲绝，抱住我三爹死活不丢手。我三爹抱着我奶奶哭喊着说：“娘，我不去呀！就是饿死我也不去呀！”娘舍不得儿，儿舍不得娘，难割难舍，哭成了一团。爷爷是个刚强汉子，看着这生离死别的场面，也忍不住热泪纵横，他悲愤地说：“孩子他娘，我们是被逼成这样的呀！留着孩子也是饿死，把孩子卖给人家也许能逃个活命啊！”奶奶泣不成声，愤怒地控诉说：“别人家是卖东西，咱们家却卖孩子……”一句话说得爷爷浑身颤抖，一头栽倒地上，气昏过去了。一家人慌作一团，围着爷爷哭喊起来。买主趁此机会抱起我三爹就走，从此我三爹就杳无音信，不知下落了。

爷爷拿着卖儿子的七串钱，总算租来了地主家的一点山坡地。爷爷领着全家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辛勤劳动，可是由于地薄租重灾害多，到了场光地净的时候，家里还是揭不开锅。因饥饿劳累过度，我大爹又病倒了。为了给大爹

治病，没办法又卖了我小姑。卖小姑的钱花完了，大爹的病还没治好。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大爹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万恶的旧社会就这样夺去了我大爹年轻的生命。

就在大爹死去的这一年，又遇荒年，庄稼颗粒不收，我家的苦日子更难熬了。但是地主哪管穷人的死活，地租照样收，颗粒不能少。我爷借贷无门，哪里有粮交租。狗地主逼租上门，不由分说抓走了我四爹给他放牛抵租。并把我全家赶出了村。

爷爷原打算逃到这里能找条活路，不料亲生骨肉卖的卖，死的死，结果落得个夺地封门，无立足之地的悲惨处境。爷爷拳头攥得格巴格巴响，满腔怒火在胸中燃烧，他把脚一跺说：“走，今后任凭饿死，也不租地主的一厘地种了，这条道不是咱穷人的活路。”

爷爷领着一家三口人流浪到荒无人烟的角尺沟，趁着沟口一棵构子树，用柴草搭了个“戳地庵”住下了。爷爷披星戴月上山砍柴，换点粮食凑和着糊口。就这样的苦日子狗地主也不让咱穷人过安生。一天，地主突然带着狗腿子，扒了俺家的“戳地庵”，胡说什么山是他们的山，山上柴草一根也不准动。我爷一听肺都快气炸了，掂起斧头就要和狗地主拚命，但是，在那豺狼当道，鬼魔横行的旧社会，一个穷人和地主拚命怎么能拚得了，奶奶死死拉住爷爷，劝他有仇以后报，将来总有出头的一天。

不久，别人捎信说，我四爹在地主家放羊，活活摔死在山沟里。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爷爷奶奶，悲愤饥饿，

积劳成疾，终于含恨死去。就这样，一家七口人死的死，卖的卖，最后就剩下我爹孤儿一人了。

茫茫千里伏牛山，树林长满坡，野味到处有，可是穷苦人家却半点也无份；连一条活路也没有呵！

为抵债七岁放牛

在穷弟兄们的帮助下，我爹成了家，生了我和妹妹。虽然爹妈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地干，还是度日如年，一家四口人，被生活所迫，又欠下地主家的阎王债。因无力偿还，我这个七岁的孩子就去给地主放牛抵债。

那时候我长的还没牛高，瘦得皮包骨头。狗地主规定我放三头牛，每天还得拾两大捆柴。如果牛的肚子不鼓，柴拾得少，回去就得挨打受骂，连饭也不给吃。特别是夏天放牛，遇到下雨，河水猛涨的时候，过河不小心就有被淹死的危险。爹妈怕我被大水冲走，嘱咐我过河时拉着牛尾巴，以防万一。母子连心，每逢河水上涨时，一早一晚，妈总是站在河边看着我，直到我平安过了河，她才敢回去。

有一次河水暴涨，我拉着牛尾巴过河，走到河心，急浪打来，我脚不沾底，身子漂了起来。妈妈在对岸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说：“振富，抓紧牛尾巴，可不要丢手呀！”我喝了一肚子泥巴汁水，也不敢松手，妈妈不顾一切跳下水去把我接到岸上。帮我脱下身上水淋淋的衣服，拧了拧，悲愤地说：“地主老财都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狼心狗肺。说

照顾你年纪小，让你干轻活，其实他是看你人小，吃的少，又不拿工钱，干活却当大人使唤。这是讲的啥‘仁义道德’？这是要咱穷人的命啊！”妈临走时再三交代我，要留神，防备地主暗算。

我一天没吃一顿饭，加上浑身透湿，又饿又累，走起路来直打趔趄。回去后我把牛圈好，刚端上饭碗，狗地主就一把将碗夺去，接着就是两巴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你这懒鬼，我以‘仁爱之心’待你，叫你放牛拾柴，有碗饭吃，讨个活命，多好的事！可你这穷小子，不知好歹，今天为啥不给我往回捎柴，还有脸吃饭？”这是什么话，雨猛，水大，我差点没被水冲走，哪还能拾柴？我正想分辩，狗地主顺手拿过鞭子劈头盖脑地朝我打了起来。鞭子象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头上，霎时，我浑身被打得皮开肉绽。这种世道，简直逼得不让人活，我下决心死也不给地主放牛了，就连夜逃了出来。我不去放牛，就和爹一起上山拾柴卖钱抵债。

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第二年的夏天，爹被国民党的军队抓去了。爹是俺家的顶梁柱。爹被抓走后俺家就更度日如年了。

一天夜里我和妈刚躺下就听见有人急切地敲门，我忙披衣下床开了门，只见一个庄稼汉背着一个浑身是血，满身是伤的人，我仔细一看，背着的人正是我爹。

原来我爹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后，因不堪忍受这些虎群狗党的虐待，在一次行军中，寻机逃跑，不幸被打伤，晕死在山坡上，后被一个穷苦人见到。天下穷人心连心，那人把爹

背回去，包了伤口，又喂了些野菜汤，才把爹送了回来。

为了给爹治伤，妈忍痛卖了妹妹。可是爹伤势太重，卖妹妹的钱也没能挽救了爹爹的命，没过几天爹就怀着对地主和反动派的满腹仇恨，和我们母子永别了。爹临死前直瞪着双眼，对我说：“振富，……我不行了，你……要永远记住……爹是怎样死的，长大要……给爹报仇……。”爹永别了我们，妈哭倒在爹身上，四面一片漆黑，看不到一线光明。我紧握着双拳，恨不得把这个吃人的黑暗的旧世界砸个稀巴烂。

反压迫团结斗争

父亲的惨死，妹妹被卖掉，沉重的打击，艰难的岁月使妈妈这个才三十多岁的人突然变得苍老了。我十五岁那年冬天妈妈不幸病倒。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地主又逼债上门，硬是把我们娘俩赶了出来。我只好把妈背到一个破庙里，用石头在墙角垒个圈，拾了些乱草，铺个窝，让妈睡在这堆乱草上面。白天我出门要饭，讨来一碗半碗残汤剩饭，自己舍不得吃，拿回去给妈充饥。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我盼着妈的病早好，可是妈的病却一天比一天更重了。

腊月二十九日的深夜，凄冷而黑暗，北风在窗外哀号，大雪卷进了破庙。妈半躺在草窝里，浑身发抖，眼神无光。我觉得可怕的时候逼近了，不敢往下想，也睡不着，我直瞪瞪地看着妈妈，停了一会妈紧闭的双眼慢慢地睁开了，她嘴唇颤抖着，声音微弱得几乎难以听见。她一字一喘地说：“振

富……妈不行了……咱……全家三代人……死的死，卖的卖……，眼看就只剩你一人了……你可要活……下去……！”话没说完，妈一口气上不来，头一歪便倒下了，我扑倒在妈妈身上，痛哭起来。这时门外呼啸的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又一次涌进了庙门。当时我真是一身雪，满腔恨。这百年魔怪舞翩跹的世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妈死了，剩我孤身一人，用啥来掩埋我那受尽一生苦的妈妈呢？虽然大家都知道本地地主兼资本家伪团长“三和恒”的掌柜郭长兴是与我同宗，但是人穷了，同宗也是互不相认啊！找他也无用。穷苦乡亲心连心，你凑些，他凑些，买条席帮我料理妈的后事。就在这个时候，郭长兴却叫他儿子聚娃带了两个伙计，卷了领苇席，拿根草绳来了。他假惺惺地说：“振富，把你妈卷卷，捆捆抬出去算了吧！”我还没有回话，两个伙计就把我妈抬走了。郭长兴这个地头蛇，街上买卖他可以任意定价，任意要税，都知道他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他为什么这样主动地来找我？我正在怀疑的时候，聚娃又开腔了：“振富，一笔难写两个郭字，咱们是同宗，我爹一向以‘仁爱’待人，看你一人无依无靠，怪可怜的，叫你今天就到我家去，你可要感恩呐。”啊！原来郭长兴想用一条苇席换一个长工。我正要申辩，聚娃不容分说，把我拉到“三和恒”。

“三和恒”真是阴森可怕。两扇黑漆大门敞开着，好象张开了的血盆大口。门上挂着“积德行善”的金字横匾，门两旁的石狮子，龇牙咧嘴，好象要把我一口吞下去。年三十

晚上，“积善堂”里灯火辉煌，正堂屋供着神像，两边挂着“祖宗功德大，子孙福荫长”的条幅直垂桌面。郭长兴那个猪一样的身体穿着长袍、头戴礼帽，从堂屋里走了出来，见我满面悲愤，他就恶狠狠地说：“快过年了，别倒霉丧气的，你妈也是该死的人了，死了免得活受罪。”

听了这话我气得咬牙切齿，满腹仇恨涌上心头：狗地主的心真比毒蛇还狠哪！我妈被你们这伙人榨干了血汗，逼得她才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可是你却说妈是该死的人，这是什么话？你不是人，简直是豺狼。不是妈该死，而是你们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狼该死。我越想越气，越觉得穷人、富人就是同宗近门也不是一家人呐！我正在气愤的时候，他又开腔了：“振富，你在我这里干，先说好：吃饭不给你要饭钱，做活也没工钱，想在这儿就在这儿，不想在这儿你就走。”

我一走进这“三和恒”，出气都嫌憋得慌，听他这么一说，我转身就往外走。“回来！”郭长兴吼了一声，瞪着凶狠的三角眼，嚎叫着：“想的倒轻快！你进来容易出去难。埋你妈用的席子、草绳都是我掏钱买的，把钱给我还清你再走。”

一张席能值几个钱，可就这不多的几个钱我也身无分文哪！郭长兴见我呆立着，立刻又换了一副脸，假惺惺地说：“振富，你小不懂事，我是你同宗近门叔父，还能亏待你！活有你做的，饭有你吃的，别走了。”

那时我才十五岁，郭长兴逼我象牛马一样给他干活，一年到头啥都不管，只给几碗稀菜汤填肚子，吃的连他们的猪

食也不如。他一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绸缎皮衣。可是我寒冬腊月，大雪封山，还是赤着脚踏冰凌；担水下河，砍柴上坡。脚被冻得又红又肿，裂了一道道血口子，染红了脚下的积雪，留下两行血的脚印。就为那一条苇席，郭长兴硬逼我给他白白干了十六年的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十六个风雨交加、饥寒相逼的春秋，是苦难的岁月；也是我们这些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向地主资本家郭长兴斗争的岁月。我们长工团结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和郭长兴公开讲理，暗地巧斗。郭长兴越压迫，我们就越反抗。我们破渠放水，扒堰冲地，毁坏禾苗……想方设法去对付郭长兴。有一年夏天，河里洪水暴涨。郭长兴见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就逼着长工们冒雨去放洪淤地。我们商量：郭长兴不顾咱穷人的死活，咱也不能叫他安安生生过好日子。我们干脆扒开了拦洪堰，洪水越涨越猛，堰口越冲越大，没一顿饭工夫，郭长兴的几亩河滩地一下子被冲成了乱石滩，为我们可出了一口气。

这年秋天，又收又种的大忙季节来到了。郭长兴又是找长工，又是雇短工，逼着佃户们都来给他做活，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心里想：你郭长兴越急着想早收早种，我们偏不让你如意。我们几个犁地的长工每天晚套犁，早卸犁，暗地给他磨洋工。郭长兴嫌我们地犁得太少，骂我们偷懒。我想：“嫌少！好，下次就‘多’给你犁点。”第二天早晨，天还不亮，牛也没喂，我就下田犁地了。拍拍……几鞭，两头大黄牛争着往前跑，一早晨就犁了四亩多。结果两头大黄牛

累得浑身是水，四条腿直打哆嗦，草也不吃，水也不喝，没几天就死了。郭长兴心痛也没办法，我们却暗暗自喜。

冬去春来，麦苗快要拔节，该施追肥了。郭长兴逼着长工们起早摸黑给他往麦地送粪，累得我们腰酸腿疼，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大伙心里憋着一肚子气。我们长工累死累活一年干到头，打下的粮食再多，也都是装进了你们地主的粮仓里，养得他们这伙寄生虫肥头大耳朵。长工们被榨干了血汗，却连顿饱饭也吃不上。我们越想越气，越想越恨。于是就想办法治他：越是地薄苗瘦天气旱，我们就越是往地里上粪烧它；越是地肥苗旺容易倒伏，我们就越是用大粪泼。郭长兴的一大块麦地，苗已经旺过，可是我们就偏往这块地里挑大粪。郭长兴这个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家伙，对于这些他怎么会知道！他看见我们挑粪怪卖力，一个个满头大汗，他高兴得眉开眼笑，说：“好好干吧！伙计们，东家不会亏待你们，等麦子打下来了，给你们一人买顶新草帽。”我们暗地好笑，你郭长兴高兴得太早了。旺过的麦苗一泼大粪，又浇了水，赶到抽穗时就完全倒伏了，真象碾子碾过一样，结果一亩地还打不够二斗麦。郭长兴气得肚子鼓得象个癞蛤蟆，还害了一场大病，真是有苦说不出。长工们扬眉吐气又出了一口气。

郭长兴是个贪得无厌的老财迷。长工们从春到冬忙了一年，麦刚种完，他又想点子让长工给他烧酒。寒冬腊月天，深更半夜还不能睡觉，人又困又乏，又冷又饿。我想去给大伙找点吃的，不料正碰上了郭长兴，他把我大骂一顿。顺手

拿起鞭子就想抽我。我气得两眼冒火，直瞪着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郭长兴看我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他那刚拿起鞭子的手又缩了回去。我想：“郭长兴你等着吧，看谁斗过谁，你想烧酒赚钱发财，我们要叫你连老本也赔进去。”

做酒下曲是关键，两个酒池我们一个下曲，一个不下曲。结果没下曲的池子变得又酸又臭，几百斤粮食白白浪费了。

少出几百斤酒，在郭长兴这个老财迷看来可是个不小的损失。他又气又恼，千方百计想找岔子报复。一天他把我叫去盘问说：“振富，我的亲侄子，一笔写不出两个郭字，你伯我可没把你当外人哪！你说，这次做坏酒是谁在里边捣鬼了？”我心想：你的算盘打错了，谁亲谁近我知道，穷富同姓也不是一家人哪！我就直截了当地回答说：“酒是自己坏的。”“胡说！”郭长兴凶相毕露，拍着桌子恶狠狠地说：

“你今天不给我说出酒坏的因由来，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我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下雪，天气冷，酒没有发酵。”他说：“天冷！为啥一个池子出酒，一个池子不出酒？”我说：“出酒的池子离蒸锅近，烧的热，不出酒的那个池子离蒸锅远，不信你再去试试看。”郭长兴被说得目瞪口呆，就去逼问别的长工。大伙都串连好了，口径一致，都说：

“对，就是振富说的那个劲。”郭长兴想整我们又找不到借口，干气没有办法，心里难受得哼呀唉呀的，我们心里却暗暗高兴。

我们和郭长兴越斗心越明，胆越大，我们穷哥们就团结



得越紧。这样斗虽然也解了我们一些恨，但是普天之下象郭长兴这样的吃人豺狼还有千千万万，什么时候才能把所有的地主老财都消灭掉，那才真正解了我们穷苦人的恨。

求解放投奔红军

一九三五年，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传到了我的家乡，穷苦人家奔走相告，传颂着红军杀富济贫，解放穷人，英勇斗争的事迹，我心里象揣着一团火，高兴得常常睡不着觉。而郭长兴一伙却吓得丧魂落魄，象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

郭长兴怕我去投奔红军，就天天监视着我，并对我威胁说：“啥革命不革命的！别信那些邪说。常言道，人的命，天注定，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穷富都是祖上积德，上天安排。谁要是违犯天条，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犯上作乱是要天诛地灭的。你可不要中邪了！”我越听他这套混账理论，越觉得不对劲。说一千道一万，反正你是要我服服帖帖给你当牛作马一辈子。苦难的经历，悲惨的遭遇，使我深深懂得，只有斗争才有出路。只有参加红军，拿起枪，干革命，才是我们穷人的幸福路。我下定决心逃出虎狼窝，投奔红军干革命。

一个月明星稀的深夜，我偷偷跑出了“三和恒”这个吞噬了我十六年劳动的魔窟。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新生的希望在眼前闪亮，我浑身充满了一股无穷的力量，望着北斗

星指引的方向，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来到了卢氏横涧，找到了北上的红军。我象见了亲娘一样，高兴得热泪盈眶。

同志们见我要求迫切，问我为啥要参军？一句话问得我心潮翻滚，一幕幕悲剧又浮现在眼前……我说：“爹、妈、爷、奶、妹妹……全家被逼得卖的卖，死的死，只剩下我孤儿一个了，我有深仇大恨，我要拿起枪，为亲人报仇雪恨！”后来，领导批准了我的要求。从此我头戴红五星，扛起革命枪，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当时红军部队坚持北上抗日，在闻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天上有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轰炸，地上有几十万敌兵围追堵截。翻雪山，过草地，喝冰水，吃草根，生活虽苦可是我知道翻身闹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因此心里甜。真是越打越坚强，越苦心越乐。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红军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到达陕北后，工农红军被编成八路军，开上抗日前线。在革命队伍里，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提高了阶级觉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战斗中我牢记阶级仇，民族恨，打仗冲锋在前，奋勇杀敌，在华北战场上我负了伤。组织上为了照顾我，把我留在后方工作。

一九六九年，我和老伴带着小孙女从河北复员回到了军马河。我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心潮起伏往事涌心头……。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我家三代人十条生命，逼得我家破人亡……。参加革命后，我成了家，有了儿、孙。现在组织上对我无限关怀，贫下中农对我非常信任，称我老红

军，人民功臣。生产队还请我当顾问，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呀！

新旧社会两重天，七十年来的亲身经历，使我深深懂得了一条真理：“穷富不是命注定，翻身解放靠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命根子，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咱贫下中农的唯一出路。”

回乡以来，我就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右倾保守和懒汉懦夫思想斗。我觉得越斗越有劲，越斗方向路线越明确。

斗争的实践使我体会到，革命胜利了，这只是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革命仍在继续，斗争远没有结束，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林彪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叫嚷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这是妄图瓦解我们革命人民的斗志，为他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我们千万不能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西峡县文化馆 谢起超整理）

十五串钱的仇和恨

洛阳轴承厂工人 杨发禄

普天下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在那吃人的旧社会，我家因为借地主宋老成十五串钱，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就残无人道地杀害了我家亲属十三条人命；逼得我在外流浪十五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提起这些悲惨的过去，就激起我对旧社会的万丈怒火和对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万恶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深仇大恨。

十五串钱的阎王账 三家血债记深仇

我老家住在河南省滑县宋林。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我家十三口人，只有三间不避风雨的破草棚，一亩七分老坟沙荒地，和一条盖了三代的破被子。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做马，从没吃过一顿应时饭，没穿过一件新衣裳。整年过着“早上汤，晌午糠，晚上对碗看月亮”的穷苦生活。

我父亲叫杨新河，给恶霸地主宋老成干了一辈子长工，

到了年老体弱的时候，地主从我父亲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来了，就把我父亲一脚踢了出去。我父亲是个硬汉子，回到家里，领着我们全家，天天吃糠咽菜，在那一亩七分沙荒地上，起五更，搭黄昏，苦心经营，就这样一家人还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难熬。

那时候，我的几个哥哥已长大成人了。日子虽然难过，当父母的总想给孩子们成个家。在我两岁那年，穷苦乡亲们给二哥说了个媒。但是，家中一贫如洗，哪有钱娶媳妇呢！父亲和母亲万般无奈，只有硬着头皮向地主宋老成借了十五串钱，才算把二嫂娶过来。谁想到，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借宋老成这十五串钱却惹下了家破人亡的滔天大祸。

宋老成是我们那里的大地主、大恶霸。他和大土匪王三祝勾结起来私设牢房、另立法令、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滑县过去有这样一句话：“宋家校场，打死人不偿命。”宋老成和他的儿子宋太长，孙子惠鲁、方鲁，就凭借这种反动势力，横行无忌。我们庄上总共只有三条街，宋家就独占了一条前街。并强行把庄名改为“宋林”。“宋林”就成了宋家的家天下，黑天下。

当时宋老成借给我们钱，就没安好心。我大哥、二哥、三哥，身强力壮，都是种庄稼的好把式。宋老成把我父亲撵走以后，早就想从我三个哥哥身上榨油。刚好父亲去借钱，这真是他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宋老成便一口答应了，并且要我父亲立了个文书。

这文书上写的是一年半为期，本利还清。但是头年八月

借，过年麦季宋老成就来要账了。那一年，我家十三口人，辛辛苦苦麦收时才弄到一石五斗麦子。宋老成带着狗腿子，一进门他就对我父亲说：“新河，今年收成不错呀，你的账也该清了。”父亲大吃一惊地说：“文书上不是写的一年半的期吗？为什么现在还不到一年，你就来要账！”宋老成把眼一翻说：“什么一年半，二年半，叫你还，就得还！”他两眼死盯住我们那一堆麦，把手一指说：“先交这个，剩下的秋后还清！”父亲一听气得说不出话来，狗腿子上去就想抢麦子，母亲连忙拦住，喊道：“这可不行呀，这是俺全家的口粮。”宋老成一听，气急败坏，一脚把我母亲踢倒在地，大哥、二哥气恼不过，挤上前去。狗腿子们蜂拥而上和我大哥、二哥撕打起来。寡不敌众，宋老成和狗腿子们连打带抢终于把麦子装上扛走了。

一家人断了口粮怎样活下去？父亲走投无路，一气之下，上吊死了。

父亲死后，母亲领着我们四处讨饭过活。可怜我的五哥身得重病，又没有吃的，没过冬天，就连冻带饿也死去了。

后来，宋老成又在我大哥身上打主意。他派人对我母亲说：“新河一时想不开死去了，很可惜。其实，宋大爷是最讲‘仁义’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你们还清了账，日子过不下去还可以再借嘛！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现在人死了也不能哭活，还是安排安排今后的日子吧。叫玉山跟大少爷到东北做生意，只要他好好干，将来大有好处。”这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明火执仗去抢劫，还说是最讲

“仁义”；活人被逼死，还说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谁不知道宋老成的大儿子是东北的“盐滩司令”，穿着国民党的军官衣服，用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血汗钱，在东北做盐田买卖发横财。被他骗出去的人，一个也难回来。母亲不让大哥去为他们卖命，就对来说：“宋老成的‘好意’我们心里都明白，只是玉山不懂事，不会服侍大少爷，还是在家里种地吧。”这家伙眼看诡计被识破了，就凶狠地说：“我们把话说明白吧，不听大爷的话可以，不还大爷的账可不行。你放明白点，上次那一石五斗麦，还不够利钱呢！旧账加利钱，限三天内还清！”

从此以后，宋家一天三次来逼债。我们那时连嘴都顾不住，哪有钱去还他那吃人的无底账呢？但是，政权、枪杆子在人家手里，那有什么办法！到了第三天，大哥便忍痛离开了我们，到东北给宋家扛长工去了。大哥在那里扛了一年半长工，只落了一块银元的工钱。大哥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天晚上，逃出了虎口，在新乡要饭，以后便流落在新乡了。

我大哥逃走后，宋老成硬逼我家要人，一定要我二哥或三哥去顶替。二哥三哥被逼得没法，只得离家到外面谋生去了。宋老成一见我家三个大兄弟都不在，只剩些妇女、小孩，就用种种无耻的手段，把我二嫂逼得跳坑自杀了。

二嫂死后，留下两个女孩和一个十个月多的男孩。二哥无力抚养，把两个女孩送人当童养媳，男孩给人作养子。二哥因生离死别，家破人亡，气成了瞎子，不久也就死去了。

我三哥和乡亲们眼看亲人们一个一个被逼死，心如刀

搅。为了报仇，我三哥就和七八个青年农民，一起投奔八路军去了。后来，八路军解放了我们的家乡，贫苦农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诉苦，提高阶级觉悟，大家团结起来，组织农会，推选我三哥当农会主席。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很快形成了高潮，斗争地主，斗争宋老成，实行减租减息，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八路军转移了，三哥他们就留了下来，坚持游击战争。后来由于叛徒告密，三哥不幸被宋家还乡团抓住，关进滑县城大土匪王三祝的土牢里。三哥被关起来后，这伙贼强盗不给吃不给喝还严刑拷打，逼他供出地下组织名单。在敌人的皮鞭下，不管怎么问，三哥宁死不屈，总是重复那句铿锵有力的话：“叫我咋死都成，党的组织名单就是不知道！”敌人黔驴技穷，没有办法，又怕八路军回来，关了三天，便把三哥活埋了。同三哥一起被活埋的还有二十一个阶级弟兄。敌人又欠下了人民一笔血债。

三哥和二十一个阶级弟兄虽然壮烈牺牲了，但是，他们那种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却鼓舞着家乡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群众，他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进行着更加艰苦的斗争。宋老成害怕革命群众，害怕我家兄弟们起来报仇，于是，就再度施展毒计，要我家灭门绝户。

这时候，我家只剩下四哥、母亲和姐姐在家里。宋家地主还乡团便把四哥抓去填了壮丁。从那时候起，四哥就一去再没有回来，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下落。四哥被抓走后，宋太长又向我母亲派捐要税，硬把她老人家逼到新乡去要饭。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母亲由于精神上的极度悲愤，



到新乡已经气成了神经病，以后在一次日本鬼子飞机轰炸中，被压死在瓦砾堆中。

我姐姐小名叫彭姐，因为家穷养不起，十五岁就出嫁了。她丈夫姓刘，在道口镇宰羊杀鸡。后来姐姐生了一个男孩，一家三口人，生活顾不住，他们就一起到我家来了。他们一进村，宋老成的儿子宋太长就横眉楞眼地拦住他们说：

“你们这些共产党的探子，快给我滚出村去。”我姐姐理直气壮地说：“我回的是娘家，你管不着！”宋太长一听暴跳如雷，咆哮着说：“啊，我管不着，宋林是我宋家天下，在这儿就得听我的。你想死，就留在这里不要走；要活，就赶快滚蛋。”那时，我姐姐已怀孕六七个月了，行动起来不便，她硬顶着宋太长没有走。过了几天，宋太长狗急跳墙，竟派狗腿子连打带撵，把我姐夫、姐姐和外甥，赶了出来。他们沿途乞讨，走到浚县，姐姐快要分娩了，便住到一个破庙里。一天，姐夫和外甥分头出去要饭。姐夫从早到晚，走了一村又一村，要到一勺半碗舍不得吃，自己就饿死在路上。姐姐和外甥在庙里等了三天还不见姐夫回来，姐姐就拖着沉重的身子出来找，没走多远，在一个桥底下就临产了。在那荒郊野外的桥洞里，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身边又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我姐姐晕过去了。等她醒过来以后，才自己动手收拾婴儿。可怜新生的这个小外甥，生下来就没穿没吃的，用破席片包着，到第七天就送给人家了。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壮年男劳力还不能养家糊口，妇女更没法谋生了。我姐又改嫁了。

接着地主宋老成又对我姥姥家下了毒手。

我二舅、表舅、表哥三人，因为参加过贫农团，斗过地主，因此，宋家还乡团一回来就把他们抓走枪杀了。

我二舅被他们害死后，地主宋太长和他的两个儿子，又强迫把我二舅的儿媳，两个闺女，和舅母卖给人家当小老婆。后来，二舅母气死了，二舅的大闺女被卖后，在生小孩时也病死了。

这就是大恶霸地主宋老成、宋太长欠下我们三家的血债！

被逼流浪十五年 处处黑暗鬼门关

在这长夜难明赤县天的苦难岁月中，我虽然侥幸逃出，未被迫害致死，但宋老成一家还是把我逼得在外流浪了十五年。这十五年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

我二哥屈死后，三哥就去找八路军了。那时我才十四岁，宋老成又逼我当长工，说是替父还账。母亲明知那是个虎口，进去以后出不来。我自己也清楚，宋老成让我去没安好心。我便对母亲说：“地主宋老成这个虎狼窝，我坚决不去，不如让我逃出去吧！宋老成欠下的这累累血债，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母亲抱着我哭了大半天，最后下了决心同意我走，并对我说：“儿啊！咱与宋家

的血海深仇，你一定要报。你走吧，不要惦记我，穷苦人总有出头的一天！”

那时正是十冬腊月，数九寒天，在这滴水成冰的时候，我身上只穿一件破得只剩半截袖的棉衣和一条包不住屁股的单裤子，光着两只脚连双鞋都没有。等到深夜，我正要往外走。当我刚跨出门口，母亲又把我叫了回去。她脱下了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破褂子，披到我身上。衣服虽旧，但从母亲身上传来的温暖，却挡住了刺骨的寒风。哪里知道，这一去就和母亲成了永别了。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我上哪里去呢？最后，我决定先上道口镇找姐姐去。但是到了姐姐家，姐夫已经失了业，锅盖早已揭不开了。所有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不能再增加姐姐的负担。趁姐姐出去的时候，我便自个儿走了。

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才流浪到新乡，找到了大哥。大哥见我大雪天还光着双脚，便出去拣了两只没有底子的鞋，回来收拾一下给我穿上。大哥是靠拣破烂度日的。我看跟着大哥也不是办法，就含着热泪，穿着大哥给我收拾的破鞋子，借故说出去玩玩，瞒着大哥又走了。这一次流浪到了许昌，便在一个大庙里做些零活，讨点饭吃。后来就在这个庙里给庙主当长工。

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我给庙主放了两年羊，种了两年地，四年的劳动，一点报酬也没有。等到我十八岁那年，庙主不声不响就把我当壮丁卖给了联保处，从我身上，他又捞了

一把。我被押到洛阳李家楼的所谓新兵集中营里。在那里，一个黑洞里关了二百多个象我这样被抓来的壮丁。每天放风一次。夜里睡觉一个挨一个地用绳子拴起来，吃的是一天两个麸皮馍，一勺白菜汤。很多阶级弟兄，就是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被活活地折磨死了。大家被逼得没办法，跑的人越来越多。反正在这里也是死，不如想办法逃出这个魔窟。和我一起拴着的几个阶级弟兄，大家商量好以后，就在一个大雨倾盆，漆黑如墨的深夜里从窗口爬出去跑了。我逃出来以后，又经历了千辛万苦，流落到了郑州。

郑州地面虽大，但是我们劳苦群众，仍旧是吃不饱，穿不暖，我在郑州为了谋生，卖过茶水，卖过煤土，但都餬不住口，最后，只好租架子车拉。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这些不劳而食的家伙看不起我们劳动人民，把拉车的叫做“下等苦力”。那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拉车的朋友。这位朋友见我无处安身，就给我找了一间破房子，叫我搬进去住。但是住进去不到三四天，伪保长就来撵我，说我不是“良民”，叫我赶快“滚蛋”！没有办法，我只得搬走。哪里是我的归宿？我只有以街头为“家”。一入冬季，天寒地冻，我无处安身，只得去蹲浴池的那个火炉口；夏天，就睡在马路上，遇风雨天，就更不好过了。

当时，我经常想：这么大的一个中国，为什么连我一个杨发禄也容不下呢？

团圆不忘党领导 继续革命永向前

“一唱雄鸡天下白”，太阳驱散了黑暗，郑州解放了！

全市劳动人民欢天喜地庆贺自己成了新社会的主人。欢乐的人群，形成了欢乐的“海洋”，我这个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人，第一次听到“解放”这两个字，情不自禁地随着这欢乐的“海洋”从这条街道涌向那条街道。

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劳动人民带来了光明，我也从此获得了新生。在解放军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团结起来，巩固后方，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召。也就是在这个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了新棉衣、新被子。以后，又第一次有了住房，有了工作和劳动的权利。

解放后，我们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获得了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权利，通过阶级教育，提高了觉悟，我认识到，当时全中国还没有彻底解放，还有很多很多阶级兄弟姐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志愿参加了支援解放南京的担架队。南京解放以后，我又回到郑州，不久我就参加了板桥水库的建设。

但是，正当我投身建设祖国的时候，在旧社会得的眼病又复发了。两步以外，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党和政府立即把我送到郑州市人民医院医治。在组织的关怀和医务人员的精

心治疗下，住了三个多月，病愈出院，我又重见了光明。

从医院出来，领导上为了照顾我的健康，分配给我一个较轻的工作，把我调到驻马店粮食公司去管仓库。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开始的喜讯传出后，我再也呆不住了。我向领导要求继续去当搬运工人，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九五六年领导批准我到洛阳市支援重点建设。

我从十四岁被地主撵出来，就和大哥、姐姐失去联系，互相都不知死活了。一九五八年，在组织上的关怀和帮助下，我和大哥大姐分别了二十六年，终于又重新团圆了。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给我们家、姥姥家和姐夫家都报了仇。地主宋老成也依法惩办了。党和政府重新给我三哥等二十一个牺牲的烈士重新作了安葬，并立了烈士碑。大侄子也回家了。两个侄女也找到了。

在旧社会，地主宋老成，用尽一切毒辣手段，要把我家灭门绝户，可是，在新社会，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家人不但重新团聚，而且个个生活得美满幸福。现在我大哥还在新乡市，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在建筑公司、铁工厂、纺织厂当工人。一家三代二十口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一九四九年我姐姐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儿子和媳妇也都是共产党员。那个在桥底下出生的外甥，经过组织的帮助也回家团圆了，全家五口人在农村战天斗地都是积极分子。二哥的两个女儿，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受尽了旧社会的虐待和迫害，解放以后，也找了回来。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成了家。每当我想起过去，又看看今天侄子和侄孙们幸福成长的

时候，我心里真是万分激动。春风化喜雨，枯苗得甘露，我这个在党的阳光雨露下又第二次获得生命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凄惨黑暗的过去，共产党毛主席恩比天高，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我杨发禄的今天。

可是，卖国贼林彪，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不甘心他们失去的“天堂”，时时刻刻梦想变天，恢复他们的旧世界。他们颠倒黑白，编造谣言，恶毒地诬蔑和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什么“国富民穷”“今不如昔”。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想让宋老成一伙吸血鬼，重新骑在我们头上，再让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家破人亡，重新陷入那暗无天日的深渊。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我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滔天罪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持革命，反对倒退，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终生。

（周光瑚整理）

杀人不见血的苛捐杂税

郾城县召陵公社齐庄大队贫农社员 李 琪

我今年六十多岁了，住在郾城县召陵岗上齐庄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俺家现在十一口人，吃不愁，穿不愁，日子过得象火炭儿一样热。有人说：“你们这一家人，解放后，真是从地狱登上了‘天堂’！”这话一点也不夸大。回想旧社会，俺一家人的生活真是成年累月地在刀尖上过日子。

解放前，俺家有四口人，两个孩子和俺夫妻俩，守着祖辈留下来的三间破草房和八亩地。但是，在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家人整年没明没夜地干，可是，打下来的粮食几乎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派粮派款夺走了。害得我们一家年年只得吃糠咽菜，不得温饱。

一九四二年闹了旱灾，召陵岗地面高，吃点水就得跑到五六里外的岗下去担，岗上哪里还会长庄稼！粮食颗粒不收，穷人只得用树叶、树皮、野菜填肚子。

这时，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不管人民的死活，趁火打劫，拚命地派粮派款。什么“地亩捐”、“壮丁费”、“大车费”、“人头税”、“保甲费”……名目繁多，总有几十种。后来，连我们村里的伪保长和他的狗腿子喝酒、吃肉、

吸大烟用的钱也派成款，起名叫“慰劳款”。伪保长的兄弟生个孩子也要派款，说是“礼钱”。反正只要伪保长弄张桌子往街上一放，甲长掂个锣一敲，前后村一吆喝，老百姓就得出钱出粮。三天两头逼着要款要税，咱穷人家吃的还顾不住哩，哪会有多少东西给他们呀？真是把人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第二年麦季，八亩地只打了九斗麦子。伪保长一看俺家有点粮食，就硬派孩子他爹当壮丁。孩子他爹是俺家的主要劳力呀！他要一走，俺一家人可咋过下去呀！无可奈何只得给保长送了五斗麦子，才算免了这次壮丁。接着，又交了“土地税”、“保甲费”、“大车费”，三除五除，最后连一粒麦籽也没剩。一家人还得过那捋树叶，剥树皮充饥的苦日子。麦季落了空，就只有盼着秋季能有一个好收成，谁知这年秋季蚂蚱多，天又旱，秋苗几乎被蚂蚱吃光了，剩下的也全都旱死了。秋季还是颗粒未收。一家人如临“鬼”门关，饥寒交迫难以度日。

伪保长齐尽美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他为了霸占俺家和他挨边的几亩地，用尽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这年秋季，他今儿派俺这款，明儿又派俺那税，派粮要款的条子比树叶还稠，只要他笔尖一歪，写个条子往俺门上一贴，俺就得出钱。

这年八月十五以后，伪保长为了霸地，自立法规，硬逼着俺出双份捐税。八月十五那天，他送给俺一张“保甲费”的纸条。俺手里没一分钱，只得卖了一张桌子交了款。可是，只隔两天，他又派人送来了两张条子，一张是派俺的

“大车费”；另一张是派俺的“保甲费”。孩子他爹看着这一笔笔阎王税，怒从心起，就拿着税条质问伪保长说：“前天俺刚出过‘保甲费’，你今天咋还叫俺出？”伪保长一听恼羞成怒，嚎叫道：“你他妈的真是嘴上抹石灰——白说！停会儿，一敲锣，你还得赶紧出哩！”在那豺狼当道的旧社会，有理也难辩，俺只得又卖了一个箱子和一块条儿板，才算交了款。伪保长为了霸占俺家的八亩地，还使用了讹诈手段，他打发保丁向俺要钱，俺说交过了，他硬说没交，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诉哇？俺只得卖些东西，再交第二次钱。

捐税越来越多了，起初派款，还对俺说说款名，后来条子上只写着出款多少，连款名也不写了，就这俺也得出钱。有时候俺问他要这么多钱干啥？他就板着脸说：“交的钱都有用处，反正我没花一文。”说他没花一文，这是骗人！他当了三四年伪保长，就盖了三座高楼、六间瓦房，置了三百多亩地，这钱都是哪来的？都是剥削我们劳动人民血汗得来的。他敲诈勒索来的土地，块块都是我们劳动人民种；他住的楼堂瓦屋，座座都是我们劳动人民盖。“地主高楼平地起，万户农家贫如洗”。这就是真实的写照。

牛毛一样多的捐税，逼得俺喘不过气来，家中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一家人几张嘴还要吃饭，逼得俺实在没路可走，只得卖地了。地，是俺全家依靠活命的呀！卖地那天，孩子他爹到父亲的坟前大哭起来，边哭边说：“爹呀！你给我撇下的这一点家业，在这个世道我是守不住了！……”

卖了二亩地，得了一百块钱，正当俺全家看着这卖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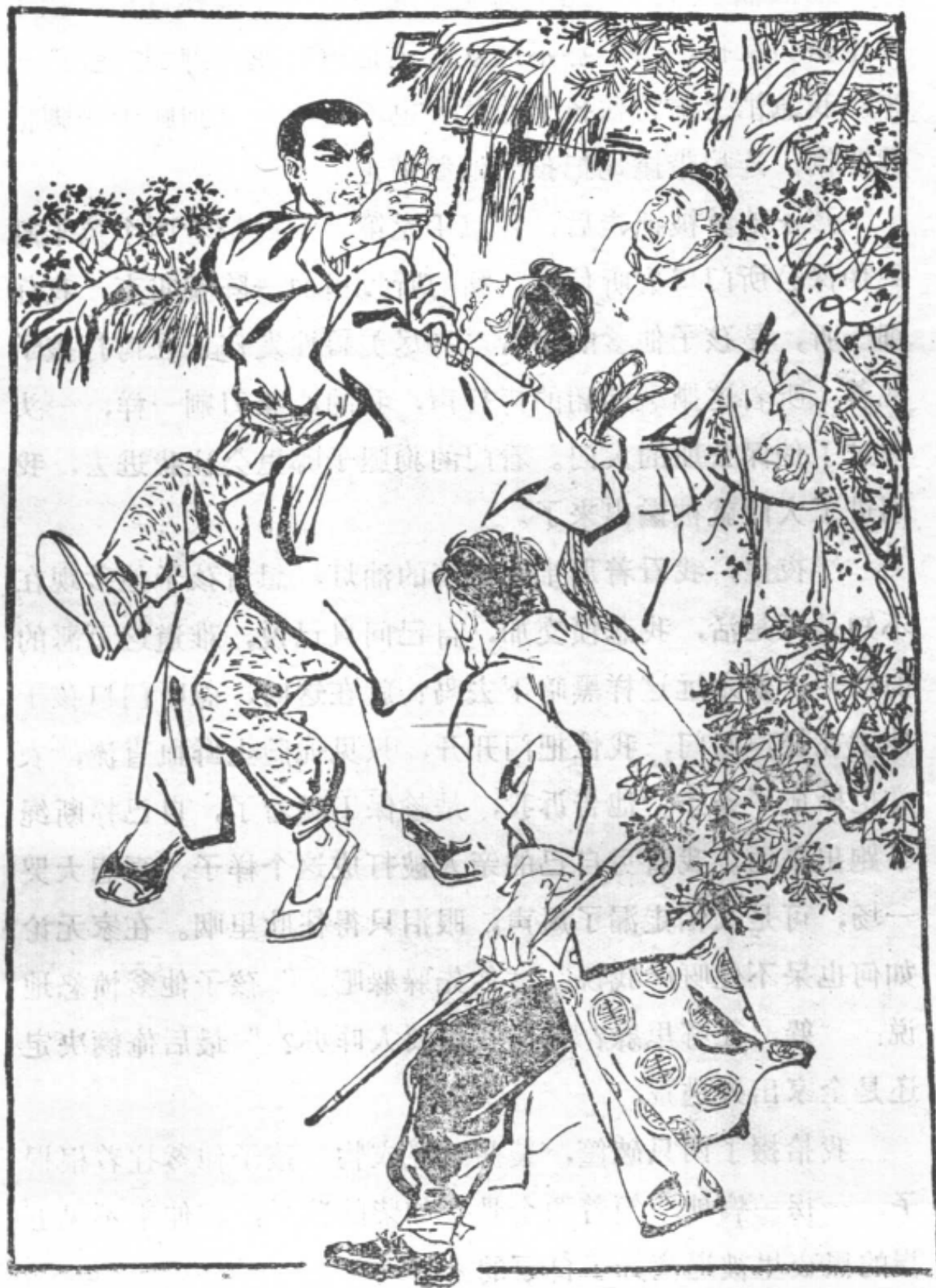
钱伤心落泪时，保长齐尽美带着狗腿子闯进俺家，二话不说把卖地的钱一下子抢个净光，孩子他爹拚上前去，被狗腿子一下子推倒，碰在墙上晕过去了……等孩子他爹醒过来后，咬着牙说：“齐尽美呀！我早晚也要跟你算这笔账！”

派款的条子就是杀人刀，俺家被这把“刀子”害得倾家荡产，骨头缝里的肉都快剔出来完了，俺哪里还会有东西给他交款交税呢？只得“欠”着他，到第二年二月底，保长齐尽美的算盘一打，硬说俺欠了他四百多块钱和六斗粮食。

三月二十那天，齐尽美带着狗腿子闯进我家，亲自来催款。一进门就恶狠狠地说：“你们欠的粮款限三天交齐，要是交不齐就不留人情！”这时，家里连根扁担头也没有了，指啥交呢？俺想来想去，只有把剩下的六亩地再卖几亩了，可是齐尽美这只豺狼，为了霸地他早已放出话来：“谁买齐义得（我丈夫的名字）家的地，就得先交五百块‘地亩捐’。”他是俺村的“土朝廷”，说一不二。上次买俺地的那一家，就被齐尽美罚了“地亩捐”。这次，谁也不敢买俺的地了。

地是卖不出去了，万般无奈，我只好对孩子他爹说：“把地给齐尽美顶上账算了吧！”孩子他爹斩钉截铁地说：“不行！齐尽美想要咱的地，瞎了他的狗眼，偏不给他！”我看到孩子他爹那坚定的样子，自己也有了力量，就不再说什么了。

第三天，孩子他爹正要出去干活，齐尽美又领着狗腿子来了。一进门，就伸着手说：“把钱拿过来吧！”孩子他爹火了：“要钱没一分，要命有几条，随便吧！”齐尽美一



听，冷笑着说：“欠款不交，嘴还这样硬，你想造反吗？来人，把他捆起来！”几个狗腿子象恶狼一样猛扑过来。孩子他爹奋力反抗，由于寡不敌众，还是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我急忙上前拉住孩子他爹死也不放，一个狗腿子一脚把我踩倒，连拉带搯地把孩子他爹带走了。

孩子他爹被抓走后，我束手无策，只好带着两个孩子赶到伪保公所门口去听信儿，猛的听见里面一阵喊叫声，我仔细一听，是孩子他爹的声音。齐尽美兽性发作正在拷打孩子他爹。听着这撕裂肺腑的拷打声，我的心象刀刺一样，一头撞进了伪保公所的大门。看门的狗腿子哪里会让我进去，我刚进了大门就被搯出来了。

半夜里，我看着那半明半暗的油灯，想着孩子他爹现在不知是死是活，我悲愤交加，自己问自己说，难道这万恶的旧社会，就永远这样黑暗下去吗？就在这时，忽听门口孩子他爹在轻声叫门，我忙把门开开，只见他脸上鲜血直流，衣裳也撕成了条条。他告诉我，是趁保丁睡着了，自己挣断绳子跑出来的。我看见自己的亲人被打成这个样子，真想大哭一场，可是又怕走漏了风声，眼泪只得往肚里咽。在家无论如何也呆不住呀！我说：“你先躲躲吧。”孩子他爹愤怒地说：“躲，往哪里躲？他们找你要人咋办？”最后俺俩决定还是全家出外逃荒。

我拾掇了两只破筐，装些破烂衣物，孩子他爹拄着根棍子，一拐一瘸地，领着两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被逼离开了自己的家。

旧社会是地主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穷人无论逃到哪里也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俺一家四口人先后逃到了宜阳寨和颍州。孩子他爹给地主扛长工，我给地主家干杂活，两个孩子跑着要饭，受尽了人间苦，作尽了世上难，还吃不上一顿饱饭。

正在俺走投无路的时候，听说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们的家乡。贫下中农翻身作了主人，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呀！俺一家人的心象长了翅膀一样，飞回了家乡，一家人没明没夜地往家乡赶，那股劲真是大啊！

到了家乡，真是成了另一个天下啦。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劳动人民扬眉吐气，成立了农会，掌了权。俺和本村群众一起，斗倒了伪保长大恶霸地主齐尽美，政治上彻底翻了身。

解放后二十多年来，俺家的日子真象上楼梯一样，一步比一步高。两个孩子入了党，一个在农村战天斗地，一个参加了军保卫边疆。孩子他爹当上队里的保管，人家喊他是“红管家”。我也被大家选为贫农代表，还不断到县里开会，到学校里作报告。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联系我的苦难家史，狠批卖国贼林彪挥舞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用我一家翻身得解放的幸福今天，狠批林彪污蔑我们社会主义“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现在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每日每时地产生着，我一定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永远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永不停，一直到共产主义。

（李治业整理）

三分宅基地的血泪仇

在宁陵县程楼公社黄庄村，住着这样一户幸福人家：家长邱元功，年六十一岁，共产党员，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贫下中农代表。全家十一口人，日子过得吃着甘蔗上楼梯——步步高，节节甜。每当忆苦会上，邱元功追述旧社会那斑斑血泪的家史时，全家老幼都热泪盈眶地从心底里倾吐出这么一句话：“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们这一家人！”

霸 宅

四十五年前，邱元功家共五口人，除邱元功外，还有爹、娘、哥哥和他的童养媳。家里只有三分宅基地和六亩薄地。宅基上，没墙没树，只孤零零地搭着一间房不象房，棚不象棚的小茅草屋，屋里除了几个破盆烂罐和一张破床，几把铺草以外，其他一无所有。

邱家三分宅基地，三面挨着地主黄海楼的地。恶霸地主黄海楼是宁陵县南的大恶霸，他上通官府，下有打手，有钱有势，无恶不作，是个见钱眼红，见地眼馋的贪得无厌的坏家

伙。他对邱家三分宅基地早已是垂涎三尺，想方设法要吃掉它。

元功的父亲人穷志不穷，是个宁折不弯的钢强汉。黄海楼几次去邱家企图霸占宅基地，都被元功父亲顶了回去。

一年，宁陵县遭旱灾，庄稼绝收。残无人道的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管人民的死活，反而加紧横征暴敛，拚命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元功一家，度日如年，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就在这个年头，元功父亲连气带饿含恨死去。爹临死时交代元功弟兄们说：“孩子，我给黄家当了一辈子牛马，没有给你弟兄们置下一垄地，黄家把我的力气榨干，还想夺你爷爷留下的三分宅基地。我活着的时候，他没有霸走，你们千万要守住，好歹这是个窝啊！……”

地主的反动哲学是：“不杀穷人不富”。元功父亲死后，黄海楼这个恶霸地主，认为霸宅的机会已到。不久，他便闯进邱元功家，硬逼邱家老小搬出去。

元功的哥哥元金一看，地主黄海楼真的来逼要宅基地了，想起父亲临死时的遗言，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万丈怒火，便忽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指着黄海楼喝道：“不搬，就是不搬！难道我邱家的宅子，我们就不当家了吗？”元金那两只喷火似的眼睛象两把利剑刺向黄海楼，两只象油锤般的拳头，握得咯蹦蹦地响。黄海楼一见势头不对，只得眨眨他那三角眼，吓得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

蝎子尾巴、马蜂针，最毒莫过地主心，狠心的黄海楼碰了一鼻子灰，并不因此善罢甘休，而是在摆布着一个更毒辣



的阴谋。

元金被害

一年过去了，黄海楼仍贼心不死。继续对邱家施加种种压力，阴谋夺走宅基地，但是元功弟兄心明眼亮，地主黄海楼的阴谋没有得逞。

一九四六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在宁陵县附近打土豪分田地，广大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的胜利消息传到了黄庄村。

元金是个有心思的人，他看着个人的力量终究抵挡不了地主黄海楼的压迫，为了报仇雪恨，免受黄家欺侮，元金就告别了家人，投奔八路军去了。

自元金走后，母亲多么想知道元金的消息啊！

六月的一个傍晚，突然来了一个人对元金母亲说，元金离家后，不幸中途被伪旅长李全德的部下逮住了，要她赶紧托人搭救。

元金母亲听说元金被捕，心象刀剜一样难受。在旧社会，穷人没钱没势，怎么样去搭救呢？找谁去搭救呢？正在邱家焦急万分没有办法的时候，黄海楼派人来说，只要邱家答应把那块宅基地让给他，他情愿帮助搭救元金。元金母亲救儿心切，也来不及分辨善恶，就一口答应同意让出宅基地。邱家哪里知道黄海楼这个阶级敌人正在阴谋杀害元金

啊！

黄海楼这只狐狸为了借刀杀人，他一面假装帮助搭救元金，一面却暗地里写信和送礼给伪旅长李全德。信上说：邱元金已决心投靠八路军，如果放回必为后患。待接到邱家母子带去我的信后，希立即杀掉……。

第二天，元功母子来到黄海楼家，黄海楼假意应承，顺手写下：“全德兄台鉴，见此信后请速解决。愚弟黄海楼。”书信一封交给邱家母子。可是邱家母子哪里知道信中有诈，又加上救儿心切，于是便带上书信急急忙忙往李全德那里去了。

伪军旅长李全德早已收到黄海楼的礼物和密信，狼狽为奸，已心照不宣，今见到邱家带来的信，决定马上枪杀元金。但他也假意叫人对邱家母子说：“李旅长准情，马上释放元金，你们先回去。”

邱家母子一听，赶忙出来，眼巴巴地等着元金的归来。

可是，就在元功母子二人望眼欲穿的时候，村里忽然传来了元金被杀的噩耗，这真是晴天霹雳，顿时，母子二人头晕眼黑，昏倒在地。

母亲惨死

元金死后不久，革命的火焰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宁陵全县，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穷苦人民斗地主反恶霸，分田

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黄海楼这条恶狗在疾风暴雨的革命风暴中，不得不夹起尾巴假意低头认罪，但敌人是不会轻易放下屠刀的，黄海楼躲在阴暗角落里，仍时时刻刻伺机报复。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困兽犹斗，继续作垂死挣扎。解放军为夺取全国更大的胜利，暂时作了战略上的转移，撤离了一些解放区。转移不久，国民党新五军就来到了黄庄，烧杀抢夺，为非作歹。黄海楼这条落水狗，也爬上岸来，又露出他的杀人本性。他勾通新五军，反攻倒算，妄想把革命人民斩尽杀绝。

狡猾多端的黄海楼，他幕后操纵，暗暗叫他儿子黄玉朋带上伪兵到处抓人。黄玉朋带匪兵来到村口，只见元功母亲因拉树枝挂住了电话线，正遭匪兵毒打。黄玉朋一见火上加油，对匪兵说：“这老婆子的儿子是八路，还留着她干啥！”于是众匪徒象恶狗一样扑上前去，把老人拉到街上用棍拷打。逼问八路军到哪里去了？元功母亲怒视着匪徒们，大声骂道：“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你们打烂我的身子，打不碎我报仇的心，我一家的血海深仇总有一天要报。”敌人的拷打没有使老人屈服，她骂不绝口，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为了三分宅基地，邱元功一家付出了两条人命，弄得家破人亡。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象邱元功一家的悲惨遭遇，贫下中农中，又何止千千万万呢！

一声春雷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宁陵解放了。在

党的领导下，在公审恶霸地主的大会上，经过贫下中农的诉苦，邱元功一家也报了仇，雪了恨，黄海楼父子这两个恶贯满盈的杀人刽子手，也当众枪决了。从此，邱元功一家翻身作了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苦大仇深的邱元功，在合作化运动中，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战斗号令，认真落实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积极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于一九六九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邱元功刻苦攻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元功用他那血泪斑斑的家史，痛斥林彪“今不如昔”，妄图开历史倒车的无耻澜言。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邱元功同志焕发了革命青春，年老志不衰，继续革命永往直前。

（宁陵县文化馆张久尧 李青整理）